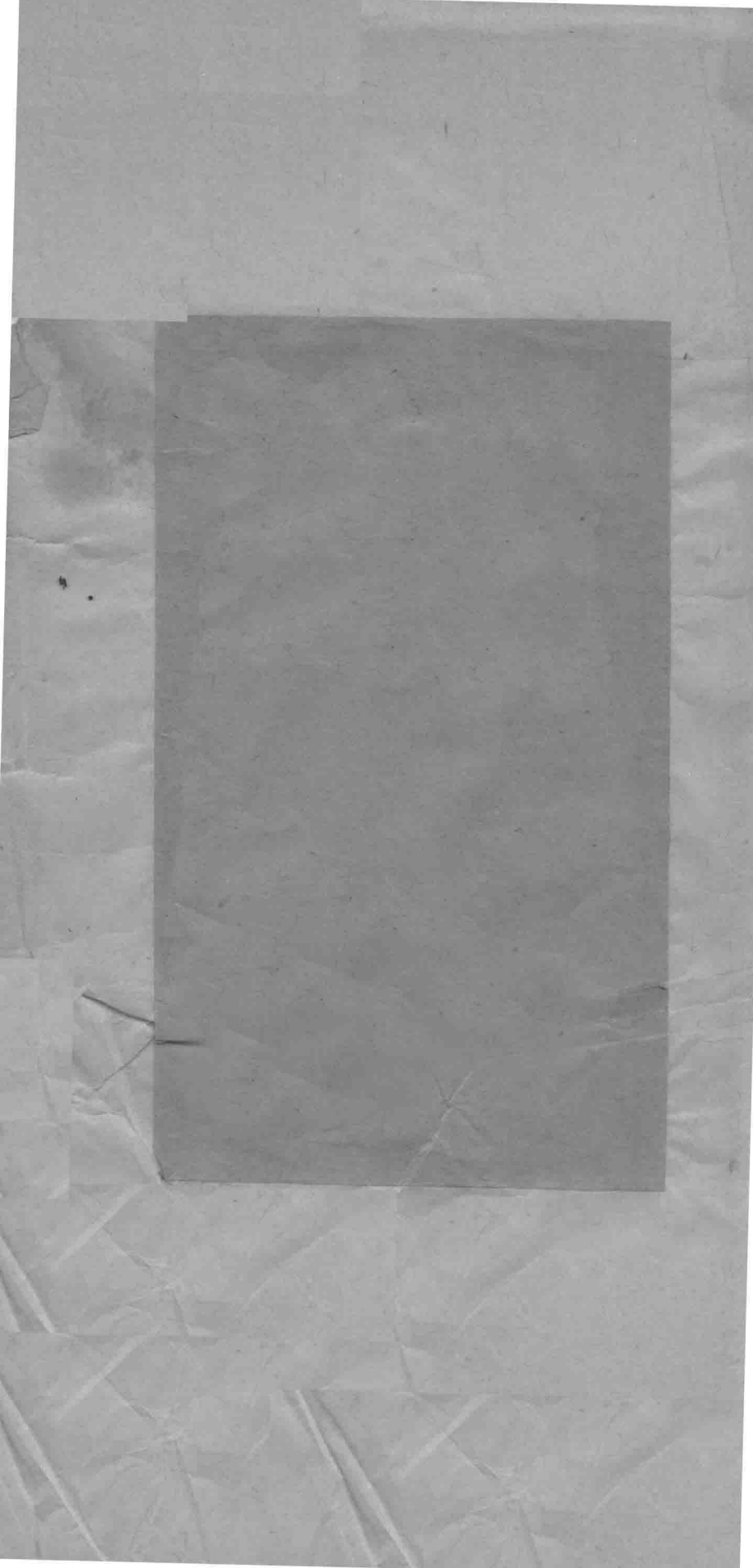




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

散

文

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

一

一

東南大學

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

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管仲卒，齊人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後百有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也。」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

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篋肱，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

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

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說難篇略）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

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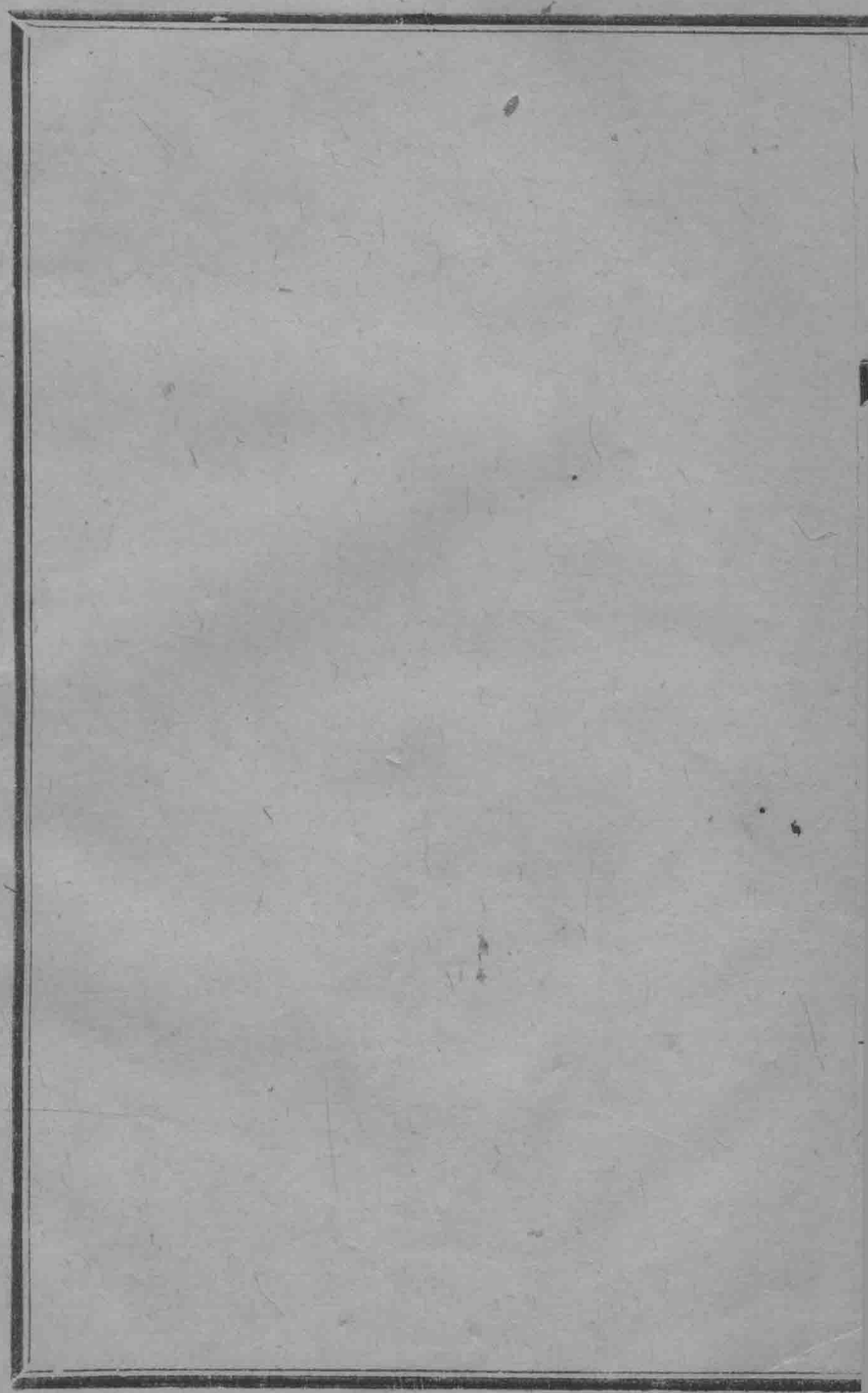
散

文

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三

東南大學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一)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孔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以後，滅於宋。其祖弗父

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饁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

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

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

吾卽沒，若必師之。」及釐子

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二)

孔子貧且賤。

及長，嘗爲委吏，料量平。

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由是爲司空，

已而去

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三)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

蓋見老子云。

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

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

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

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孟子曰：「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已死七年當作平王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

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魯昭公之二十二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

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縲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

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四)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邱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

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帥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

家臣，欲以通於景公。

季公當作頃公 平公

左傳昭二十二年 齊景公與晏嬰

左傳季子與昭伯怨 季子助昭公

昭公率師擊平子 平子與孟氏

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多作焉齊人稱之。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

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見王制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

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

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五)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

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

閨。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

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守何？」仲尼

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樵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

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

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

受業焉。

(六)